

笑林杂记

民国流行笑话

郭一平 主编



# 目 录

民国流行笑话（上） .....	1
民国流行笑话（下） .....	27

## 民国流行笑话（上）

### 蚯蚓求学

蛇没有脚而行走很快，蚯蚓十分羡慕，便学着蛇的样子行走，可是动作又笨又滞。于是躲在一边偷看蛇的走路姿势，只见它屈曲而行动十分敏捷，也就依样学习，竭力腾挪、跳跃，结果还是不得前进。没有办法，只能去拜蛇为师。蛇也尽心教诲，可是蚯蚓学了百次也学不会。蛇便仔细观察蚯蚓的形体、动作，终于叹了口气说：“我虽然没有脚，可是从头到尾节节有骨头。而你通身没骨头，怎能在世上行走呢？”

### 尾大不掉

主人养了一只松鼠，常常放在衣襟、衣袖间玩耍。一天，主人睡觉，老鼠们出来偷食吃，瞥见松鼠被一条链子锁住，便问道：“你跟我们是同类，为啥被人在手掌中玩弄，难道不想争取自由吗？”松鼠长叹道：“我何尝不想自由，只是因为尾大不掉（比喻头轻尾重很难转动），不得不供他人玩啊。”

### 脚的权力

身躯四肢，各有位置，这是天然不可强求的规定。一天，耳、目、口、鼻等召开五官（耳、目、鼻、口、心）大会，发布宣言：“我们位置最高，何等尊贵！那个脚，位于最低下之地，我们要约法三章不能跟它相

处一道。”大家都赞成。

脚听了，也不跟它们计较。过了几天，有人宴请，口非常想去，以一饱口福，而脚不肯走，口没有办法，只能让馋涎拖下一尺。

又过了几天，耳要听，目要看，可是供它们听、看的都在屋外，而脚也不肯行走，耳、目也无可奈何。大家便商量改变原来的决议。

但是鼻不肯，说：“脚虽然能制服你们，可我并不对它有什么要求，它拿我怎么办？”脚听了，便一直走到肮脏的厕所前，长久站着不动。污臭的气味，扑鼻直入，使人呕吐得要死。

肚和胃大声埋怨道：“它们在那里闹意见，却苦了我们！”

### 冷眼看帆

船上的工具：帆、橦、桨、橹，应该同样重视。一天，桨和橹愤愤不平道：“我们都是行船必不可少的工具，可是船夫对我们都不太重视。而对帆却另眼相看，把它放在最高位置上，以致帆洋洋得意，大有天下唯我独尊的气概，我们为什么不围攻它，杀杀它的气焰！”舵劝告道：“不要这样吧。它洋洋得意，自高自大，只不过趁一时顺风罢了。假如风向不对，它就缩头缩脑不敢出来了，你们就可以出风头了。”桨和橹便说：“这个移动风向的权力掌握在你手里，如果遇到顺风，你只要稍微朝边上一摆，风向就不顺了。”舵叹了口气说：“这种趾高气扬的东西，何必与它计较呢，你只冷眼看着它，看顺风能有多久？”

## 手脚合约

手对脚说：“我们要么管取物，要么管行动，都有苦差役做，可是平生一点没有享受。

唯独嘴巴整天无所事事，只会吹牛皮，说空话，有时还要招来耻辱和战争，成为大家的灾难，可是它反而能吃上丰盛的饭菜，这是多么不公平啊！今后我们约定：凡是嘴巴需要的，我们都不为它服务。手不取物，脚不行走，以此来难难它！”当天，嘴巴要吃，手不动，嘴巴要到别处吃，脚也停止不走。嘴巴无可奈何，只能仰天长叹。

手和脚暗暗欢喜，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它一定要卑躬屈膝来哀求我们了。”谁知嘴巴一点也不哀求，而肚子饿极了，接着手、脚也瘫痪了，以致不能动弹。这时，手和脚方才后悔了。

## 狗遇阔老

狗最擅长于讨好主人，又很欺贫爱富，见到衣衫褴褛的人，一定要大肆叫咬不已。

一天，它跑到郊外，碰到一只金钱豹，想：“这东西金钱覆体，定是富家公子，我要好好巴结它。”便立即跑上前去，作出种种摇尾乞怜的姿态。哪知金钱豹猛地扑上来，张开大嘴要吃狗，狗大惊失色，转身飞逃而脱险，可是已吓得魂不附体了。

恰巧碰到一头牛，牛笑道：“你不通人情世故啊！难道没听说近来世上的人，愈是有钱愈要吃人吗？”

## 松樟之辩

松木对樟木说：“我出产的松香，味道香，你出产的樟脑，味道辣。你远远不及我啊。”樟木说：“你只能被人们劈解作板片，铺成地板，供人践踏。我却被雕为神像，受人跪拜，你怎么及得上我？”松木说：“我虽然受人践踏，却也有做栋梁大材的时候。你虽然受人跪拜，不过常被明白人呼唤为‘木偶’。何况有时你还做成鞋子的后跟，为女人填脚呢！”

### 财神断案

一天，铜钱和铜鼎争论彼此价值高低，久久不决，便一同到财神那儿打官司。

铜钱说：“我同它都是铜，它庞然大物，一无长处，只是陈设在厅堂院落，供人观赏。

可人们总是动不动高价购买它。我是国宝，专门负责商品流通，便利国计民生，可世人总是讥讽我是铜臭。我有功于人，反受此坏名声，很是不平，请您作出公正的裁决！”铜鼎说：“大禹浇铸九鼎，成为皇帝传国之宝，我怎么不尊贵？”财神感叹道：“这个案子我不能裁断。以后的皇帝没有鼎，还是皇帝，可古人却不能不用铜钱。现在风气不像古时淳朴，往往有大功于人世的，反而遭骂，而有好名声的，都不过是粉饰太平，白白一个好看的外表罢了。很多情况都是如此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### 鸦引经典

飞禽中算野鸡的羽毛最华丽，也最悦目。因此野鸡也最爱自己的羽毛，常常向同类夸耀，鸟儿们也只好谦让。

唯独乌鸦不服气，说：“你羽毛的多彩，怎及得上我

的洁白？”野鸡嘲笑道：“别人嘴里还可以说这种话，像你满身漆黑，还自认为洁白。请问：什么颜色才算是黑色啊？”乌鸦说：“我这种说法并不是主观臆造，有诗做证明。唐诗有一句叫‘玉颜不及寒鸦色’。

你想，玉是白的，尚且不及我，我的洁白可想而知了。”公冶长听见上述对话后叹道：“这强词夺理的畜生，偏偏会引经据典！”

### 自家吃马

两个人用象棋来赌胜败。

下到一半，黑棋的卒，将被红炮吃掉，一吃掉，黑棋就要败局。黑棋如果让车返回，就可以挽回局势，可是有一个黑马挡在车道上。怎么办？黑棋主人思考了很久，突然走车，自将黑马吃去。

红棋主人大闹：“从没这样着法。”黑棋主人说：“我自家吃自家，有什么不可以，你哪里管得了我许多？”

### 空心老官

各类蔬菜，都是按照季节生长的，一过节令就没有了。只有葱却是四季都有，而且厨房里天天用它，成为必不可少的调味佳品。蔬菜们便聚在一起问它：“你是用什么办法达到如此水平？”葱答道：“我也没用啥法术，主要是虚心吧。”蔬菜们叹息道：“可见虚心者自能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且到处都能适宜他生存发展。”有棵蔬菜提出异议道：“什么虚心不虚心，不过是个空心老官（对没有学问和才能的人的讽刺称呼）罢了。你们不见世上的空心老官，年年如此，处处有他得意的事吗？”

## 改成毒性

蔬菜们被人吃怕了，便相聚商量对策：“我们生来味道好，所以人喜欢吃。长久下去，我们岂非要绝种了？从此我们约定，一律变为臭味道，也许可以保全自己。”大蒜道：“没用没用。像我有臭味，世人却称作香气而大吃，怎么办！”大家说：“那么改成辣味好了。”姜和辣椒叫道：“不可不可。人们不是照样大吃特吃我们？”大家又商量变成苦味。可是又想到广东有一种苦瓜，人们经常吃它。大家觉得只能听天由命，物竞天择罢。有棵蔬菜献计道：“断肠草性毒，人吃了要断肠而死，为什么不改毒性？”蔬菜们叹息道：“原来如今世界，不具有狠毒性格的不能生存。难怪俗话说‘无毒不丈夫’啊！”

## 真龙天子

乡村老学究阅读《幼学故事琼林》（清代程允升编，私塾启蒙教材），见到“龙为百虫之长”的句子，便深信不疑。

有个明白事理的读书人说：“龙这个东西，没有事实可供查考，恐怕不能相信”。古往今来虽有这种说法，可从来没人见过。这是古人的寓言罢了。”村学究争辩道：“它是虫类的首领，自然尊贵，不容易见人，也不会轻易地让人看见。

譬如真龙天子——皇帝，是天下百姓的首领，也是不肯轻易见人，人也不能轻易看见他，就是你我两人都未曾见过皇帝。难道北京的皇帝，也是没有事实可供查考，是古人的寓言么？”

## 大人虎变

有个捐钱买了个最低级官职的人，初到衙门报到。上司偶然问话，他就期期艾艾地不能流利回答，甚至嘴唇擅抖不已。

退堂后，同事们讥笑道：“上司不会吃人，你为什么怕成这样？”回答道：“他是老虎变的，我怎么会不怕他？”人们更加笑他的荒唐，他又说：“不是荒唐啊，我曾经读过《易经》，书上写道：‘大人虎变’。”（大人，指天子；虎变，变革一新，好像虎变一样，文彩斑斓，焕然一新。此人完全错解了原意。）

## 藏放榆钱

一个叫化子拿了破筐子到榆树下，拾取了许多“榆钱”（榆荚，形状像钱）而去。过了一会，又来取。看见的人很奇怪，暗暗跟踪他，原来他在深山里挖了一个洞放榆钱。便问道：“你藏了榆钱有啥用？”叫化子说：“这是钱嘛，所以放在石洞内藏起来。”人们怀疑他有神经病，谁知他却笑道：“世上的守财奴，总是挖洞藏着有用的钱不用，甘心情愿刻薄自己，却自以为是大富翁，这跟我藏榆钱有什么两样，你们对守财奴不觉得奇怪，反而嘲笑我，这是为啥呀？”

## 猴子自夸

小野兽们相聚，各各议论自己的形状像谁。猪说：“我像大象。”狗说：“我像大狼。”猫说：“我像老虎。”还各自夸耀：猪说象最灵，狗说狼最强，猫说虎最猛。

猴子听了笑道：“你们不要自夸，我最像人。凭你们

像谁，人都能制服它们，所以我是最高贵的。”大家无法同它争高下。于是猴子沾沾自喜，常于山谷间游逛，还用这话在同类中夸耀。

野兽们都很厌恶它。

一天，狮子路过，大象便向狮子报告猴子骄傲自大的行状，狮子大怒道：“它虽然很像人，可是还不能称作人，就这样放肆了吗？！”

### 洋狗吃屎

蚊子形体最小，却常常一边飞一边叫，很是得意。一天，它碰到一条外国狗，就想，这是庞然大物，可以把它当做靠山。便恭敬地称它为“大人”，自称“卑职”。

洋狗很是高兴，便准许蚊子附在自己身上，带它一同飞驰。跑到一处地方，见外国人大便，狗便守候在旁边，等外国人走了，便去吃屎。

蚊子见了很懊悔，振开翅膀就要远飞。狗问它为什么离开，蚊子答道：“卑职虽然地位低下，吃的还是中国百姓的膏血，别人已经把我骂得狗血喷头。方才我要跟您大人学习洋务（清朝末年办理外交事务的简称），想不到大人是吃外国屎的！”

### 谁不怕痛

一群人相聚一起讨论：人身上什么最不怕冷和痛。

一人说：“最不怕冷的是面孔，它无论冬夏都不必穿衣，最怕冷的是屁，它一向藏伏在肚里，偶然放出来，它也连忙向鼻孔钻进去了。”另一人说：“最不怕痛的是手臂，无论谁用东西击打，手臂总是首先挡住。”一人马上反对道：“不，不，手臂虽说不怕痛，但打得狠了，也

要退缩的。我看，最不怕痛的是眼泪鼻涕。不信，你越是打，它越要从眼睛和鼻孔里跑出来。”

### 雄风雌风

有人谈到宋玉赋辞“此大王之雄风也”的句子，便疑惑道：“风是无形无影的东西，哪来的雌和雄？”有人开玩笑道：“从古以来就有雌雄风的说法，你就是不懂得考证啊！”问：“你说有什么根据？”答：“凡是挟带雷雨而来的风，称为雄风；月明星稀、轻云薄雾时候的风称为雌风。”驳：“这也是主观武断的瞎说，终究不能用来作为依据。”答道：“谁说没有依据，凡是与雷雨一同来的，有雨师（雨神的别称）风伯的说法，既为伯伯，当然是雄的。月白风清时的风，又称为风姨风姐，既为阿姨，当然是雌的了。”

### 牛的儿子

祭祀圣人孔子时所用的牛，先是由典史（知县的属官）向他行礼，然后杀死。

有一次祭孔，典史向牛跪拜，那牛左右观望，很是洋洋得意，对牛群说：“今天我才知道做牛快乐，居然也可以像我一样。”牛群暗暗羡慕不已。

过了一会，有人牵了牛走向刑场，那牛大为懊悔道：“我今天才知道无缘无故获得非常幸福的，一定有非常的灾祸紧随而来。”牛群也相互议论道：“想来那个当官的定是这头牛的儿子了，因为知道他老子要杀头了，所以先在法场祭拜它。”

### 蛇穿甲衣

蚯蚓同蛇结拜为兄弟，出出进进总是一道，发誓同甘共苦。

一天它们走散。过了很久，蚯蚓碰到一只乌龟，以为它是蛇，走上前去打招呼。乌龟不认识蚯蚓，也不理睬。

蚯蚓恼怒而去，并对人说：“我的结拜兄弟做了武官，便不肯认我这贫贱时交的朋友了。”

可见人情势利到处都是一样的。”人问蚯蚓怎么知道蛇在做武官，蚯蚓说：“它从前和我一样，都是一条光棍，现在却穿起甲衣（兵甲，古代士兵穿的战衣，用铁片制成）来了。不是武官是什么？”

### 开门揖盗

有些人家常常失窃，便向土地菩萨祈请保佑，土地菩萨既然接受了大家的香火焚拜，不得不去查看。最后查到小偷是从狗洞里进出的。过了几天，又有人向它报告失窃。

土地菩萨便皱着眉头说：“你们为了防偷，家家都养狗，开了狗洞。如今我查出小偷是从狗洞里进出，你们赶快堵塞狗洞，自然没事了。”失窃的人们叹息道：“我们养狗本为防盗，谁知反是开门揖盗！”

### 王八骨气

水獭跳入水里寻食吃，遇到一条金鱼，便一口将它囫囵吞下，却不能解馋。又往前游行，遇到一只甲鱼，见它鳖裙（甲鱼的边缘，肉质嫩软肥美），大喜道：“这东西足足可供我大吃特吃了。”就扑向前吞吃，牙齿碰到甲壳，急切间难以下咽。

水獭不觉大为惊疑，暗想：“刚才吃的那东西，文采斑斓，仪表非凡，看看好像是个读书人，却是没有骨头的，倒不如这个臭王八，还算有点骨气！”

### 蛇龟论官

道教尊奉的真武帝的宝座下有乌龟和蛇两员大将，一次它们闲谈。

蛇说：“我很想捐款买个官做做。”乌龟笑道：“看你那副尖头尖脑的相貌，那如同光棍的身子，怎能做官？还是学学我缩进头颅安分一点吧。”蛇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如今世上做官的哪个不是光棍出身？至于尖头把戏，更不用说了。

若不尖头钻营，官帽顶怎能钻得红，官位怎能钻得高？我要是钻起来，比它们还强些。且等我得了功名，钻了个好官位，刮了地皮，再来学你缩头的样子不迟。”

### 蛆虫有用

一头牛在田畦里耕作，见乌龟、甲鱼成群经过，便叹口气道：“你们这些东西，对人世毫无贡献，却也生在世上，真是没道理！”乌龟、甲鱼大怒道：“我们对人世何尝没有贡献？要知道龟板鳖甲都是补阴的好药，这说明我们死了还有用场，不像你一死便没有用了！”牛说：“牛溲（牛尿药物）牛黄（牛胆汁凝结成块状）也是好药，怎么说我死了没用？”旁边粪坑里的蛆虫们听了便说：“如果说能成为药物有用，那么我们肥了五谷庄稼，也是有用的！”牛叹了口气道：“原来蛆虫也有用于人世，可见世上庸碌无能之辈，连吃屎的东西也不如！”

## 蠹鱼执政

昆虫世界里有朝廷，有郡县，也有官吏，亦与别类动物办交涉。

昆虫皇帝起先命令粪坑里的蛆虫执政，久而久之国权丧失，国势不振。昆虫皇帝十分害怕，便下达诏书征求贤人。可是蛆虫执政后其所引用的人才都是同类。皇帝无法，只能破例选拔蠹鱼执政（蛀食衣服、书籍的虫，也称蠹虫、衣鱼。），罢了蛆虫的官。久而久之，国家腐败照旧，国势依然萎靡不振。

皇帝长叹一声道：“我开始见到蠹鱼，认为它在书堆之中出没，一定是很有学问的。谁知把政事委托给它，竟然与那些吃屎的是一样的货色！”

## 猫群北上

野兽能施行仁政，使得兽类们都能平等自由，各各安居乐业。唯独猫要饿死了，没有什么吃食。一天，猫儿们纷纷向兽类们告辞，名片上都写着：“恭辞北上。”兽类们问道：“为啥北上？”猫说：“我们分散住在各地，不能得到食物，所以要进入京城乞求东西吃。”有只兽说：“北京翰林每月工资也不过四两银子，你们前去，怎么能得到吃的？”猫儿答道：“我们听说京城是削尖脑袋钻营人的聚会之所，想来鼠辈很多！”

## 送死之物

有个纨绔公子拥有巨额家财，不识一字。可他偏在一间书屋内罗列许多图书，用来表示自己是知书识礼的读书人。还聘请几个清客坐在书房内代他应酬客人。

一天，朋友写信来借书，纨绔公子拆开阅看，不很明白，便叫清客看。

清客看了说：“他是来借《宋史》的。”纨绔公子大怒道：“我家没有送死之物，叫他到别家去借吧！”

### 神的痛楚

山神与土地神相遇，互相询问近况。土地神说：“我在平地上，天天遭受万人践踏，真是痛苦不堪。不如你有山可靠真像磐石一样安固呐。”山神说：“这才是一家不知一家苦呢？你看我像磐石一样安固，要知道穿山甲在我身上硬行穿过，闹得我肠穿肚破，好不难受！你们平地上就避免了这种痛楚了。”土地神摇摇头叹息道：“穿山甲还不是常常碰到的。要知道近来世上多了一种地蛀虫，差不多把我要蛀空了，我不比你难受吗？”（上海方言称地产买卖的经手人叫“地蛀虫”。）近来有一班卖矿卖地的大地蛀虫，山神、土地神更不知怎样痛苦呢。

### 见皇帝

一人从京师回，自夸曾见皇帝。或问：“皇帝门景如何？”

答曰：“四柱牌坊，金书‘皇帝世家’。大门内匾，金书‘天子第’。两边对联是：‘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居。’”又问：“皇帝如何装束？”曰：“头带玉纱帽，身穿金海青。”问者曰：“明

明说谎，穿了金子打的海青，如何拜揖？”其人曰：“呸！你真是个冒失鬼，皇帝肯与那个作揖的？”

### 僭称呼

一家父子僮仆，专说大话，每每以朝廷名色自呼。一日，友人来望，其父出外，遇其长子，曰：“父王驾出了。”问及令堂，次子又云：“娘娘在后花园饮宴。”友见说话僭分，含怒而去。途遇其父，乃述其子之言告之。父曰：“是谁说的？”仆在后云：“这是太子与庶子说的。”其友愈恼，扭仆便打。其父忙劝曰：“卿家弗恼，看寡人面上。”

### 看镜

有出外生理者，妻要稍买梳子，嘱其带回。夫问其状，妻指新月示之。夫货毕，忽忆妻语，因看月轮正满，遂依样买了镜子一面带归。妻照之骂曰：“梳子不买，如何反取了一妾回来？”两下争闹。母闻之往劝，忽见镜，照云：“找儿有心费钱，如何讨恁个年老婆儿？”互相埋怨，遂至讦讼。官差往拘之，差见镜，慌云：“才得出牌，如何就出添差来捉违限？”及审，置镜于案，官照见大怒云：“夫妻不和事，何必央请乡官来讲分上！”

### 高才

一官偶有书义未解，问吏曰：“此处有高才否？”吏误认以为裁缝姓高也，应曰：“有？”即唤进，官问曰：“‘贫而无谄’，如何？”答曰：“裙而无裱，折起来。”又问：“‘富而无骄’，如何？”答曰：“裤若无腰，做上去。”官怒喝曰：“咤！”裁缝曰：“极是容易，若是皱了，小人有熨斗，取来烫汤。”

### 谢赏

一官坐堂，偶撒一屁，自说“爽利”二字。众吏不

知，误听以为“赏吏”，冀得欢心，争跪禀曰：“谢老爷赏。”

### 不识货

有徽人开典而不识货者，一人以单皮鼓一面来当，喝云：“皮锣一面，当银五分。”有以笙来当者，云：“斑竹酒壶一把，当银三分。”有当笛者，云：“丝绢火筒一根，与银一分。”后有持了事帕来当者，喝云：“虎狸斑汉巾一条，当银二分。”小郎曰：“这物要他何用？”答云：“若还不赎，留他来抹抹嘴也好。”

### 外太公

有教小儿以“大”字者，次日写“太”字问之，儿仍曰：“大字。”因教之曰：“中多一点，乃太公的太字也。”明日写“犬”字问之，儿曰，“太公的太字。”师曰：“今番点在外，如何还是太字？”儿即应曰：“这样说，便是外太公了。”

### 床榻

有卖床榻者，一日夫出，命妇守店。一人来买床，价少，银水又低，争值良久，勉强售之。次日，复来买榻，妇曰：“这人不知好歹，昨日床上讨尽我便宜，今日榻上又想要讨我的便宜了。”

### 房事

一丈母命婿以房典银，既成交，而房价未足。因作书促之人：“家岳母房事悬望至紧，刻不可缓，早晚望公垂慈一处，以济其急。至感，至感。”